



竹 林 著

# 夜明珠

YE MING ZHU



# 夜明珠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设计  
插图 俞理

夜明珠

竹林 著

责任编辑：陈忠邦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00,000 印张：5 印数：1—32,000

统一书号：R10280·13 定价：0.46元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 目 录

梅子熟了	1
比眼力	14
鱼鹰	25
夜明珠	36
老豆腐	48
黑暗	61
探望	71
画	79
友谊	90
老水牛	103
温暖	111
寻找	126
闪亮的心	134

## 梅子熟了

在清新秀丽的江南水乡竹林村，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就好象穿在时间彩线上的四颗明珠，每一颗明珠都顺应着大自然对于色彩的要求而放射出各自不同的光芒，而这些光芒本身，都有着虹一般的魅力。聪明人说，这是一座桥，一座把人们引到理想境界的希望之桥——如果你是用自己美好的心灵去感受，而不是仅仅用眼睛去欣赏的话。

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春天结束的时候……  
不过，这不能说是“结束”，真的不能。竹林村的孩子们不喜欢这么讲，他们从来不用这个词儿。因为每当听完一个故事，或做完一件事情以后，他们总要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编织无穷无尽的憧憬与希望。  
的确，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正象一朵刚刚绽开的鲜嫩花朵，充满了温馨而迷人的气息。

在春天，这儿的花开得很艳，无论是金黄的油菜花、粉红的豌豆花，还是红红的脸蛋上带着小黑点儿的蚕豆花，都焕发出一种照人的光彩；这儿的树绿得很鲜，无论是青青的翠竹，乌绒绒的合欢，还是嫩嫩的小水杉，都闪烁出一层油汪汪的光亮来。而它们上面的天空，则常常洁净得

象一片美丽的矢车菊的花瓣，明媚的太阳象金色的花芯一样，喷吐着带有芬芳的暖融融的光芒。

可是忽然间，天阴下来，天空中飘起了细细的雨点，淅淅沥沥、淅淅沥沥，十天半个月看不见太阳的脸；于是，明朗干爽田野，隐匿到一个朦胧的梦幻般的境界里去了。曾经是那么骄傲地昂着灿然的笑脸的油菜，此刻竟也娇羞地隐起了它们日渐丰满的身躯；残留在枝头的一、二朵黄花，象雾海里的星星那样可望而不可及。

噢，梅雨，可爱的、及时的梅雨！雨点儿那么轻，那么柔，又那么密——当它落在黑油油的松软泥土上的时候，竟没有一点儿声息；落在池塘里的菖蒲、芦苇和浮莲叶子上的时候，则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响。

在雨中，蚕豆胖了，小麦熟了，玉米饱吸了水份，发出毕剥的拔节声，稻秧承受着雨水的滋润，一个劲地往上长，向日葵垂下了沉甸甸的大脑袋。就象得到了母乳足够的营养的婴儿日后能长成健康强壮的大人一样，天空既然在这个时候给大地挤下了爱的奶汁，庄稼也就贪婪地吸啊，吸啊，它们吸饱了好在夏天蓬勃生长和在秋天里结出丰美的果实。

也有在雨里开花的，那是夹竹桃。它喜欢在迷茫的雨雾中悄悄绽开娇红的嫩瓣，待到云收雨住时，突然亮出一树灼目的红花，给辛勤劳动的人们带来意外的喜悦。

还有在雨中结实的，那是梅树。当万物竞相生长的時候，它已悄悄地献出了饱含汁液的累累果实。

甚至还有黑色的蜗牛，背上背了沉重的负担，冒着雨急急地顺着麦叶往上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许，并不为什么，只是因为忙忙碌碌的人们的劳动激发了它们的想象和模仿力，才这么没有意义地爬着。

的确，在这个季节，人是最辛苦忙碌的。他们又要收割，又要播种，常常忙得连饭也来不及回家吃，就叫孩子给送到田头。一天他们往往只能睡几个小时的觉。

就在这样的季节里，一天，三年级的小学生阿明，从他爸爸手里领到生产队里的一头牛——在整个农忙期间，这头牛将归他放养。

牛使阿明在孩子们中间的威信和身价都大大提高了。每天放学以后，他悠哉游哉地骑在牛背上，沿着长满嫩草的小路，走向那辽阔的、深绿色的田野，这时候，他身后总是跟了一串孩子，好象一支小小的游行队伍。

今天午前才下过雨，现在忽然没有了雨意，淡白色的阳光和一团团的乌云，好象两支看不见的大笔，一会儿，这支笔把新插的秧田描绘得亮光闪闪，那翠绿的颜色仿佛流溢到了空中；一会儿，那支笔又在秧田、小河边投下一块块深色的阴影，就象天上泼翻了几缸墨水一样。

阿明高高兴兴地坐在牛背上，一会儿来到闪烁的亮光下，一会儿钻进深沉的阴影里，象捉迷藏一样。在他身后，照例跟着一串小人儿，每个人都有一顶竹编的帽子；这帽子黄黄的、圆圆的，又结实，又好看，既能挡雨，又能遮太阳，不过他们既不用来挡雨，也不用来遮太阳，而只是



随随便便地挂在脖子上，好象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装饰。

老水牛很听阿明的话。阿明左手握着牛绳叫声“偏”，它就向右拐；叫声“牵”，它就向左拐；在牛屁股上拍拍，它就往前走；在牛背上拍拍，它就乖乖地低下头来吃草。

每个孩子都看得很眼馋，都想骑上牛背，象阿明那样，神气地吆喝“偏！偏！”“牵！牵！”当然，谁能过上这个瘾，就要看阿明的高兴了。昨天，阿明给他最要好的朋友、那个胖胖的外号叫作“鸭子”的男孩骑了一回，而今天，他的屁股却象粘在牛背上了似的，一点没有邀请别人的意思。

突然，太阳从云缝里露出整个脸来，顿时，前面弯弯的小河，连着小河的池塘，池塘里的芦苇、菖蒲和水茭白，还有小路边的野花野草，一下子全都涂上了一层金色，连黑糊糊的水牛也通身泛出微微的红光来。

一直跟在牛屁股后面的女孩子阿芳，大概是受到这红光的鼓励和感染，也兴奋起来，她向牛背上的傲慢的男孩提出了要求：“阿明，让我骑一歇歇好吗？”她说话的时候，一直甜甜地笑着。她并不知道自已红润的脸蛋多么好看，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怎样逗人喜爱。

阿明在爬树、摸鱼等方面的本领一向比别的孩子高强，这使他有些自以为是，和别的孩子相处，他总是漫不经心的。这时，他并不理会阿芳的心情，却居高临下地嘿嘿一笑，把脑袋晃了晃：“如果你摔下来，怎么办啊？”

“是啊，你爸爸妈妈这么宝贝你，要是你摔下来了，谁负责啊？”马上有一个更粗更响的喉咙，好象阿明的录音机



似的响起来，这是“鸭子”。他理直气壮地瞪着阿芳，仿佛牛是他的。

“你怎么知道我会摔下来？”阿芳不甘示弱地反问，她有点怵阿明，可是不怕“鸭子”。在她眼里，“鸭子”虽然胖，并无本事，赛跑就不如她阿芳嘛。

当然，“鸭子”并不是这样估价自己的，尤其是，昨天他刚刚骑过阿明的牛，尽管差一点摔下来。此刻，他根本没把阿芳放在眼里，两条肥胖的胳膊往腰里一叉：“喂，‘小姑娘’，我说得对哦？”

被称作“小姑娘”的并不是阿芳，而是走在阿芳身边的另一个孩子。不过他不是一个女孩，而是一个沉默的男孩。他有一张非常秀气的脸，柔软的头发搭在额前，好象女孩子的刘海。

“小姑娘”很替阿芳不平：骑也没骑上去过，怎么知道人家一定要摔下来呢？但是他不敢说出自己的看法，万一摔下来呢？所以他不作声，只是悄悄地拉了拉阿芳的衣角说：“看，牛虻，我们来玩个‘牛虻赶车’好吗？”

“好呀！”阿芳拍着手叫起来，“看我来捉住这只大牛虻。”说着，她弯下腰去，轻轻地凑近牛肚皮。突然间，“呼”的一声，牛尾巴象鞭子一样甩过来，阿芳吓得“妈呀！”一声，连忙捂着脸跳开去。阿明乐了，他知道这是牛身上痒，用尾巴在搔痒哩；连牛搔痒也不懂，还想骑牛呢！“鸭子”也跟着嘻嘻笑，其实他也并不懂得这是牛搔痒。

只有“小姑娘”没笑，他赶紧捉了两只牛虻，折了支

麦秸，把两只牛虻的屁股，分别夹住，套在麦秸的两头，又选了根细竹篾，一头插在麦秸中间，另一头插在一个更大的麦秸管里。然后，他把手一松，麦秸两头的牛虻都想拔出自己的身体，便挣扎着向两个不同的方向飞，那根挂着竹篾的麦秸便滴溜溜飞快地旋转起来，发出嗡嗡的响声。

在明亮的阳光下，完全可以把这两只黑色的牛虻想象成高贵的黑马，把那黄色的麦秸想象成金车子，甚至这车子还有金的车辕和缰绳——就是那根小麦秸和细竹篾。而且，这华贵的马车不是在地上走，却是往天上飞，飞到那一团团的云彩后面，那蔚蓝色的缝隙里……

阿芳看得入迷了，两只眼睛亮闪闪，脸颊上闪出深深的笑涡。“鸭子”也看得目不转睛，他自己做过几次“牛虻赶车”，但那都是用单只牛虻，转得没这么好看，这么平稳。只有阿明不屑一顾，他认为这是小孩子的玩艺儿，虽然，他和他们的年纪是一般大的。

“如果你喜欢，以后我每天给你做。”“小姑娘”凑到阿芳的耳朵边说。他觉得这是他今天最高兴的时刻。这话虽是悄悄地说的，却被“鸭子”听去了，“嘻嘻……”“鸭子”扮了个鬼脸，想说一句嘲笑的话。这时，阿明忽然在牛背上嚷起来：“‘鸭子’，‘鸭子’！我们拾胖蚕豆去吧！”

“哎，去拾胖蚕豆，拾胖蚕豆！”“鸭子”忙跟着嚷嚷。

“到哪里去拾呀？”“小姑娘”问，他很不愿意丢弃那刚刚做好的“牛虻赶车”。

“‘小姑娘’，你看！”阿明朝前一指。原来，在前面的

蚕豆地里，人们早已把最后一棵豆荚拔掉了，只是还拉下一些豆荚。豆荚经过太阳暖烘烘的爱抚便爆开了，扁扁的蚕豆滚在泥地上，在雨水的浸泡下，显得又大又白又亮，好象婴儿的小拳头，有的还悄悄地发了芽。

“我们拾了蚕豆，到公社的梅园里去换梅子吃。”阿明兴致勃勃地说。

“对，对，梅子还可以做梅酱。”“鸭子”说，一面舔着嘴角上流出来的涎水。

这个计划太诱人了，即使在经常吃到现代化食品的时代，也不会有一个孩子看不上竹林村的梅酱——孩子们亲手做的梅酱，那黄亮亮的颜色本身就叫人看了舒服，更不用说那又酸、又甜、又凉的滋味，真会使人馋涎欲滴。商店里任何一种花花绿绿的罐头、瓶子里的果酱，甚至于从叮叮响的冰箱里取出来的冰淇淋，同它相比，都会显得不那么有味道了。

“‘小姑娘’，还记得去年做的梅酱吗？”阿明故意问。

“小姑娘”点点头：“记得。”同时忍不住舔舔嘴唇。

是的，谁也不会忘记，去年，他们把梅子捣烂，盛在一个甕里，加了许多紫苏和盐，然后把甕口封紧，埋在阿明家后面的大柳树下。当盛夏到来的时候，阿明把村上所有的小朋友都叫来了，当众挖出甕来，用调羹舀出梅酱，兑进刚打起来的井水里，这样，乡下最好的土冷饮就制成啦。于是，大家你拥我挤地排着队，用小铜勺舀着喝。梅酱又凉、又甜、又酸、又咸，还有紫苏的清香味。一个个

把舌头咂得咝咝响，真过瘾啊。谁都敢打赌，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想起去年，大家劲头更足了。阿明庄严地宣布，今年要做两髻梅酱。好象梅子已经换来了。“对，对，我来挖泥，我力气大。”“鸭子”抢着说。

“我们去拔紫苏。”“小姑娘”向阿芳望了一眼。“可是，现在必须有一个人留在这里看牛。”阿明黑溜溜的眼睛扫过每一个人。

首先，他望的是他的最忠实的“鸭子”。可是“鸭子”不愿留下来，他的性情就象那些喜欢合群的呱呱叫的鸭子，从来不爱一个人单独活动；接着是“小姑娘”，可阿明想到“小姑娘”手脚灵活，拾蚕豆才快呢；最后，他把牛绳递给了阿芳，说：“这牛交给你了。”阿芳又惊又喜，一下子不敢接。

“拿着吧！”阿明温和地说。

“你呢？”“鸭子”大声问，眼睛瞪着“小姑娘”：“你跟我们一起去拾蚕豆，还是留在这里看牛？”

“小姑娘”当然不敢说陪阿芳放牛，同时，梅酱的事也鼓舞着他，他就跟着阿明和“鸭子”往蚕豆地跑去了。

现在，只剩下阿芳和一只庞大的老水牛了。

阿芳很自豪，很得意，虽然还有一点儿怕——这是刚才牛尾巴一甩引起的。她还不es敢马上爬上牛背去。不过她是一个聪明的小姑娘，她想先让牛吃草，牛吃得高兴了，总归会让她骑一会儿的。



她怀着新奇的兴奋的心情，紧紧攥着牛绳。地上的野花野草，在新雨后的柔光里显得乐融融、亮闪闪的，一种湿润的清香弥漫在四周；一只小青蛙，坐在浮萍上呱呱地叫；还有一只黄莺，躲在河岸边的菖蒲里，不停地唱着：“唧哩，唧哩”，好象笛子里发出的声音。阿芳很想去看一眼，但是她忍住了，她决定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爬到牛背上去坐一坐。可是，象刚才一样，她刚刚挨近，牛就把两只眼睛一瞪，头一低，仿佛要用那两只弯弯的犄角来抵她似的。她吓得掉头就跑，把牛绳放得老长老长，一边远远地牵着，一边吆喝着：“吃草，吃草。”不用说，那声音也软下来了。

好象到处都有草——路面上、河沟边、坡地上，草象疯了似的长着，哪怕昨天刚割过，今天就又开始长起来了，而且比昨天更加茂盛。阿芳根本不用担心老水牛吃不饱肚子。

想不到，牛却不肯好好吃。离开了小主人，它就象撒娇的小囚一样，漫不经心地啃了几口嫩草，就撒腿往前跑。阿芳只好跟着它，当然离得很远。跑着跑着，突然，牛又是“呼”的一声，尾巴象鞭子一样扫过来——它身上又痒了。阿芳不懂这一点，吓得松了牛绳，再也不敢走近了。

这时，太阳忽地不见了，一团浓烟似的云里洒下雨点，不一会儿，雨雾就把田野罩住了。她赶紧把箬帽拉到头上，垂头丧气地跑到蚕豆地里，对阿明说：“我也帮你们拾蚕豆。”

阿明问：“牛呢？”

阿芳哭丧着脸：“牛，我不看了。”

牛还在老地方。这会儿它不跑了，正耐心地站在雨里，眼睛里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神情，阿明笑起来，在它屁股上拍了两下：“哼，不老实，看我来教训你。”说着，他把牛系在一根树桩上，自己又跑去拾蚕豆了。

才拾了没几颗，阿芳的爷爷来叫阿芳回去吃点心，阿芳一溜烟跑掉了。

“哼，什么事也不肯做，梅酱不给她吃。”“鸭子”望着“小姑娘”气哼哼地说。

阿明拦住“鸭子”，宽厚地说：“算了算了，人家是宝贝女儿，小姑娘。”

“鸭子”傻笑起来，一语双关地说：“小姑娘，哈哈，小姑娘！”

“小姑娘”涨红了脸，低下头去拾蚕豆。他拾得又多又快，大概比“鸭子”要多一倍。“鸭子”发现自己大不如他，赶紧把自己拾的那一份全倒进了“小姑娘”的兜里，这样就看不出谁多谁少了。

过了一会儿，雨下得累了，淅淅沥沥的声音越来越轻微，最后消匿不见了。在谁也不注意的时候，太阳从臃肿的白云后头爬到了西面天边，在两抹灰光中挤出微扁的红脸，使天上映出一派红霞。

不知怎么的，阿芳又跑来了。“小姑娘”最先发现了她。阳光下，阿芳的脸蛋红通通的，象抹了胭脂一样，真好看。再一看，前头的那一丘秧田，也象抹了胭脂似的，翠得发

艳；他又环视四周，只见所有的东西：竹林、小桥、水里的慈姑和茭白，池塘里的水花生……也都象抹上了一层胭脂似的，那么艳丽、明亮。他很想知道自己脸上是不是也象抹了胭脂那样，又不好意思问旁人。他知道自己手上有湿糊糊的泥巴，所以也不敢去摸。

“阿芳，你拿了什么好东西呀？”“鸭子”注意到阿芳手里拿着的东西。

“小升箩，”阿芳笑嘻嘻地举起手来，“是我编的。”原来，她刚才回家拿了一个粽子，一边吃一边又跑出来了，路上她拾了一些麦秸，编了几只精致的、四四方方的小升箩。

“给我一个！”“鸭子”首先叫起来。

“给我！”大家一涌而上。

阿芳眨了眨眼睛，把升箩分给每人一个。

“哟，这么多胖蚕豆呀！”阿芳惊叫起来。

男孩子们听了，心里大都是喜滋滋的，只有“鸭子”叹了口气：“唉，小升箩是空的，不装点吃的东西，真没劲。”

“被雨水浸过的胖蚕豆，烧来吃可甜啦！”阿芳咂着嘴说。

“那我们烧一点吃吃看，”“鸭子”说。

“还换不交换梅子了呢？”“小姑娘”心细，想得比较周详。

“没关系的，我们先烧一点点。”阿明说，他也极想尝尝烧蚕豆的滋味。

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蚕豆搬到竹林里去，那儿有一

道壕沟，可以躲在里面升火、烧豆吃。

晚霞的彩笔在新雨后的每个角落里涂抹，竹林里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这儿布满了青翠茂密的竹叶，闪亮的红光被浓郁的绿色溶化了，使色彩变得更加柔和，空气也格外清新。鸟儿的叫声，显得又脆又嫩。在竹林深处，青草茂盛的地方，蛇枕头花象血红血红的宝石。

他们拾柴的拾柴，点火的点火，不一会儿，豆香便弥漫开来。

阿芳又拾了些麦秸，坐在一旁，灵巧而熟练地编起小升箩来。等到蚕豆煮熟的时候，就又编好了四个。

蚕豆的滋味确实好，带有一种烟火味，清新而香甜。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些蚕豆是盛在阿芳编的精致的小升箩里的。

大家一边说笑，一边吃，吃了不够，就再烧一点，再烧一点。后来，他们钻出了竹林子，又用小升箩拎着到河边去吃。

这时，他们看到了一个奇妙的景象，远远的天边，悬着一条半圆形的淡淡的彩虹；眼前的小河，象一个浓妆艳抹的姑娘，一下子打扮得叫他们认不出来了：原来清亮亮的水面，分出了许多颜色，最远的和太阳落山处相连的地方，是一派新鲜的嫩红和桔黄；过来一点，是深灰和浅灰的颜色模糊交替着；而最近的地方，是绿泱泱的翠色，翠得很淡很柔，象青色的鸭蛋壳。

阿芳看得呆了，她最惊奇的是这绿泱泱的翠色，不知



从哪儿来的？她抬头望望天，头顶上的一小块天空正是这种颜色；她又扭头望望竹林，竹林也是这种颜色。再看看河边一丛丛浓绿的芦苇和菖蒲，岸上象小星星一样撒遍了草丛的紫绦色的野红花，一阵突如其来的惊喜使她的心跳加快了。她觉得大自然的一切色彩都发出了音乐般的声音，在她心中弹奏起来，使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她不知道这是什么。

“要是我会画画，多好！”她把蚕豆皮吐在地上，喃喃地说，“明天我叫爷爷给我买一盒颜料来。”